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

一 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推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文王雖未得九

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
説鴟鴞之傳謂管蔡爲一子則毛意周公無除
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
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
克成厥勲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
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
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説於是賈逵馬融王
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

諸儒皆文王受命九年司馬遷以七年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

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説

三 七十六年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

依三統曆七十六年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

知日 在東 積年為 積百六 十除之

蔀十八也丙子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

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以日行
一帀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
【五】文王伐崇後行王事故皇矣有類祭
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
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
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
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
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
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

【六】此又引大傳召誥非文王始改

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七 文王得大公之季及大公大公始進諸儒各異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

上一傳校字從糸

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訟將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胙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

文王受

[illegible]六年

武王八

十二不

歷考要

邑姜

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感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濵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駁雜古

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傳
之年月

九 文王勤德致令附陳利以賜子孫

毛以爲亶亹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
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
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
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之後世維文王孫
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間本
宗支子皆稱百世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

以哉 載載變 造始周 國古字 載載哉 通

福慶延長也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哉與
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
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哉始侯君釋
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
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
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
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由明德而致令聞不已
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陳
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illegible]詩

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適也是造始周國也

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

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也

十一

封國因當世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

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

爲國君因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

十二 象父位

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

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

二爲三

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

父而曰 食舊德 十三 卿大夫 得世祿 有大功 賜命亦 世位

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三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十三

卿大夫
得世祿
有大功
命亦
位

況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侯世謂卿大夫詩
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
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
世祿爲常雖以世祿爲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
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
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

十四

思皇多士傳箋皆以皇爲天

臣能幹事則國以乂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
威儀之衆士文王以之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
之力思語辭不爲義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
唯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爲天也王肅云言天
思周德至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
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箋楨謀釋詁
文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
辭故易傳以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
使皇天多生多賢也

【十五】此敬止止爲辭大學緇衣各有義
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大學引此
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
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
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其光明之德
【六十】文王詩作於成王時故追言商孫子歸周
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
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爲維
則其意如肅言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

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
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
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
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
也

七十 殷士服殷冠助周祭見天命無常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
無常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

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
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
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
以德不以彊

十八 舉祼將以表祭事不必專助行祼
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
祼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
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謂贊
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

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祼將以
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
十九 天位而又殷適使教令不達四方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
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
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
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絶之使教令不
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
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大任 詩大明

十二 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仲中女本其未嫁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

六 姜任姒 夫之謚故須稱大姒爲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之稱 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大或稱 稱大明皆尊而稱之惟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一已姜避 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

【二十】曲禮生妻死嬪然生亦有嬪稱
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
言嬪者周禮有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
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
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
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
國耳述毛爲說也

【三十】文王可言京王季亦言京蓋地名
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

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則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且號得謂之王不得卽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過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爲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殷國也

【九四】天命既集文王爲生配於氣勢之處

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正義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中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

【九五】聞名而得大姒既定祥又親迎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

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

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

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

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

幣親迎于渭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

得其宜故備禮也

比六 俔天之妹俔訓磬喻如天有女弟

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

喻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喻物云譬作然也

【士】此詩僅見五禮既親迎明請期可知

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

文以取

太姒事

文王身

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止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姒之事皆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毋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

異王孫　辨之

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
矣鄭必以文王爲主者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
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
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
是父母制之也

【七】公羊鄭氏天子亦親迎與左氏異
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尚身親之餘禮行之可知
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
子當親迎故異其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

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駮之云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

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

【一】造舟比舟爲梁因文王遂爲天子制

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云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

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為

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

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

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

【三】莘國之長子纘女事謂大姒繼大任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

維行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

任之德焉箋云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

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
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此莘猶上
挚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姒是其姓則莘是其國
故云莘大姒國也纘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
長子長女長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
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
德也

〈六二〉武王伐殷歲月日辰星五位合三所

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

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

係左佘
爾鄭注
合位三
五

也三所逢公所馮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

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

五物助
周者酉
武王上
應天意

以娶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東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

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算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

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

〔三〕殷商如林之旅不爲紂用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正義曰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

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

崩是衆而不爲用

三五 䟽引大誓師乃鼓譟云云 今無此

閟宫云云 是戒武王使無貳心伐紂之事本出

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

之甚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

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三六 傳以駟騵騵馬白腹上周下都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洋洋廣也煌煌

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

三七 箋言武王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彊

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彊則暇且整正義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

三八 公羊善泓戰文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

王不過
鄭[illegible]之

辱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述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勝也

九三 何休以狂狡近古道鄭譏之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由爲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

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義也何休以爲往殺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往殺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

【十四】太公呂尚亦號太公望亦云呂牙

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而雜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取本名爲號

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

一四 太誓云司馬在前謂太公爲上將

太誓云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𥚃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

一四 傳言疾伐大商會甲日之朝天下清明

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

朝而爲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

【二四】箋以會朝清明合旦昧爽

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其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昏朧首是詩亦古今之通語也易

傳者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横爲會甲曰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四四】古公謂亶公未有家室陶復陶穴而居

箋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去之踰梁山邑

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
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
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
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
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
處豳而下爲二章發

四五 國語史記不窋遷豳而詩言公劉

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
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狄之閒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説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邰國末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閒復脩

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

【箋】太王已追王今云古公云亶甫必字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

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為異說

七四 太王避狄遷豳於禮非其義是

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

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

八四 古無曠土而公劉大王得舉國擅徙

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内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

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
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
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

【九四】豳未有家室豈十世內常穴居

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
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
陶然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
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書傳略說稱耆老
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下云

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有豳之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内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

十五 荼苦菜堇烏頭孋姬寘堇於肉

荼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以則曰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驪

[illegible]諸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
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
五 契龜謂以楚焞置于燋既灼龜乃開兆
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
秋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
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契所用灼龜也燋謂
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
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
灼龜故鄭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

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
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
【疏】慰止左右是作邑宣畝言徧發土地
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彊理既定
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
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訓之以慰止左右文在
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
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
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彊理是一宣畝亦同

岐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去岐西北四百

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其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徂東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為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北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

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疏】召司空司徒立公卿室家依繩而築

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既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之

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〻築訖則升
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〻然而嚴正言
能依就準繩墻屋方正也

【五五】后稷封邰為上公大王當有三卿
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
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
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
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
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无所掌也

【五六】捄度築削言百姓勸役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捄蘽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蘽而投諸版中

【正】鼛鼓謂大鼓側有應鼙朔鼙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
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為堵
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
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
鼛鼓鼓役事
（五）毛於皐應言致於大社言迹與鄭異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
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

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
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廼立冢土戎醜
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
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
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正義曰下傳云冢
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
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

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豐鎬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

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正門之名也郥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耳而郥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

疏諸侯門名庫雉制如皐應

六十

宋有皋門衛有庫門大王亦曰諸侯門

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皙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

云天子皐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是天子亦有皐應故爲天子之宮加之以
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
庫之内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
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
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爲朝門内爲寢
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内路寢在路門
之内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皐門之内雖有外
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

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議法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

一六 箋引春秋傳蜃宜社之肉今無此文

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爲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王受蜃於社不敬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

二六行道兌矣兌成蹊之貌

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之貌

二六槱燎祀司中司命鄭以槱爲祭天及辰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

言禋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禋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之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槱

一四 月在柴燎之限而覲禮爲埋瘞之祭

文可以兼之故通擧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
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覲禮云祭天燔柴祭
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
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
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
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
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
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

疏六 文王未月祭天之禮

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
與是類見於詩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圜丘
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禘嚳而
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
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

左右奉璋毛謂任賢得助鄭助祭

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
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
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

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祼奉璋亞祼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七六 王肅未有名璋瓚爲璋王基駁之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大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

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駮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

傳六師即六軍鄭云殷末之制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
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
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
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瞻彼洛矣
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
師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
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
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
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裸將于京皆是天

[illegible]言

奪六軍

子之禮而此必爲殺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
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
王未必已備六軍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
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
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揔言之文六師皆
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
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
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
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

三軍此 誓殷 末 旱麓

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
秦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
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嘗是
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十七 緜旱麓生民等詩與序不同

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
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
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
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

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是
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及

一七 楛可織爲箱筥亦爲斂

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楛木名陸璣云楛其
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
又屈以爲斂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乿不
謂竈下自有黄土問買斂不謂山中自有楛

一七 周語旱麓之榛楛殖君子得樂易

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

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

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
之
三七 傳意黃金飾瓚流爲鬯箋直云秬鬯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
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絜鮮
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
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
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
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

今云金

所以飾

俗本無

衙字誤

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

七四 玉人以璋狀說瓚形典瑞引漢禮瓚槃

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横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言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

勺爲欒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五七 鄭不見孔叢言王季爲西伯亦同

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

六七 毛以上下祭釋爲魚鄭云惡人遠而民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毛以爲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别具箋

七 大任媚大姜大姒嗣大任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八十 大姒十子左傳史記世紀名同次異

定六年左傳云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大姒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

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

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
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
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
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
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
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七九

傳宗公宗廟之神箋謂順大臣
傳宗公至恫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
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頌言神罔則宗

李詢 虞寶 虞云周 王鄭 别有人

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且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

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佚蔡公屬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别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一八 寡妻訓少御訓迓訓馭

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箋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

書寡兄　二武　王爲寡　寡之兄

四

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曰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引書乃寡兄易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

二八　文王不聞亦式傳言性與天合

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上終

矣

一文王之詩而言美周經

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

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

周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

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

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

二二國殷夏四國四方鄭謂二國殷崇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國

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夏謂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惡

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子
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孫
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
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
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
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
然也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
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卽不䕶是也叙
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

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
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
謀

三殷亦稱國如祿父稱公子平王列國風之
類

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
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誓曰獨夫紂
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敘云繼公子祿
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

耆巨夷反

未改秦雖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

【四】上帝耆之傳爲惡箋爲老言須暇之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箋耆老以憎己是惡故耆不爲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大益甚也天

疏引多予須夏之注夏又言暇

中古患反又作患書或

五 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爲說

六 天從就明德以世習常道得居大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從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

翳甾　修平　灌栵等　言就看　德

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昆夷
以應之正義曰毛以爲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
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蘙
共刊除以爲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爲甾
木其爲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爲灌
木其爲栵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爲檉
木其爲椐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爲檿
木其爲柘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
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

鄭以串夷爲混夷患中國者

而顧之者以其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
天既顧而就之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令當
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
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鄭唯串夷載路爲異
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昆夷
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昆夷也
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昆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
作畎夷蓋畎昆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
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

拔蒲貝反

以義言之耳

九柞棫拔然松柏兌然天意自大伯王季

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
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
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
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
養天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
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巳則然矣既上本大
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

則後有害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

〇詩并言大伯故毛王以適吳事證之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伯故辟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伯没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又言王季德比於文德之王無所恨

維此至孫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大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静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厭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

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之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以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

二十左傳韓詩王肅皆作唯此文王

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

三十傳侵阮徂侵共伐密阮徂非三國

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

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
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
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
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
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舉則
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統
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
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
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

然○案阮

得共為

三國本

響詩

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傳會為説要言疑於我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王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

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
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
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
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
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
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
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
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
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illegible]

書傳七年年説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
傳亦無玁狁采微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
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
而用之
十五 傳以無矢我陵等語周人怒密見侵
依其至之王毛以爲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
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密之意言
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
其侵自阮地之疆爲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岡

棼昔在

[illegible]以下

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王鄭以為上

[illegible]侵　阮國自　阮疆始

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
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為一旅之
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
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
衆繞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
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
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得其密須皆克之矣既
兵不見敵者知己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
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

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主

十七 大王初遷已在岐文王徙程後徙豐

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

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

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

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

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

十八 鉤援謂以鉤梯援引上城臨衝兵車二名

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

即引也箋云鈎鈎梯所以鈎引上城者墨子[illegible]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類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

【十九】鄭引春秋傳勇而無剛者肆之無此語

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正

義曰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
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
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
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十二 致謂致社稷而存之附謂附其先祖立後
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
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
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

而求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然之立後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亡亡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亡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爲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

十一 靈臺所以觀祲象卽觀臺

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

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

三昆蟲昆訓明得陽而生

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温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温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三九天子有靈臺時臺囿臺諸侯無正文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

書意辟 書與三 靈宮在

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

郊卽天
子大學

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卽辟廱也詩頌泮

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至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大學也王制通言天

六五

鄭意靈臺辟廱與明堂宗廟異處

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圜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大學爲一所以得大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大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大學爲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

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
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
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
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
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
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
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
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廱

大義

[illegible]蔡類 [illegible]儒 皆以廟 [illegible]明堂 靈臺爲

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門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處耳其實一也潁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揔謂之宮賈

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
袁準廟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鄭必知皆異
學堂臺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
各一所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
不可合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
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
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
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
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

大

以明堂為宗廟是以人鬼之室祭天

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柩而食於土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

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雝養國老於右

三代之

學養庶老於左學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
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生也水
潤下取其恩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
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
歲觀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
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
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
居其中學士居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
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次七

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天下之所學也揔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

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
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左太學在郊明太
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
言乖錯非以爲正也頴氏云旣視朔遂登觀臺
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
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
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
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

六異禮

之明堂天子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

文多假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
託辟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
雝大學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
不可信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佚之書文多假託不立

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
月令明雝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
堂大廟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爲說然則明
謂明堂堂非廟而月令天子居明堂大廟者以明堂是
之太室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大廟王謂明堂之太室

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言
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
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二卅春秋時諸侯亦有靈臺
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
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
渡河言觀臺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
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
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是諸侯而得有

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借名之也

卅三

設虡業樅牙賁鼓大鏞辟廱以節觀者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植者曰虡横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

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遂

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

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

中和之至　虡　虡　鐻 並音巨

〔四卅〕瞽瞍矇盲之別

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

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

即今之青盲者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

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

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爲名其
揔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瞽瞽子外傳云吾非瞽
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

下武

卅五 三后登遐精氣在天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
既没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
京謂鎬京也

文王有聲

卅六 文王有武功徙豐以應天命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箋云

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於豐
以應天命

【卅七】王城方九里方十二里鄭兩解

文王既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
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
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春官
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
宮室皆以命數爲節注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
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

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與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若天子實十二里之

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

之事也以匠人與命俱是正文故不執定典命

注毎言蓋匠人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

辭

八三 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

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是

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

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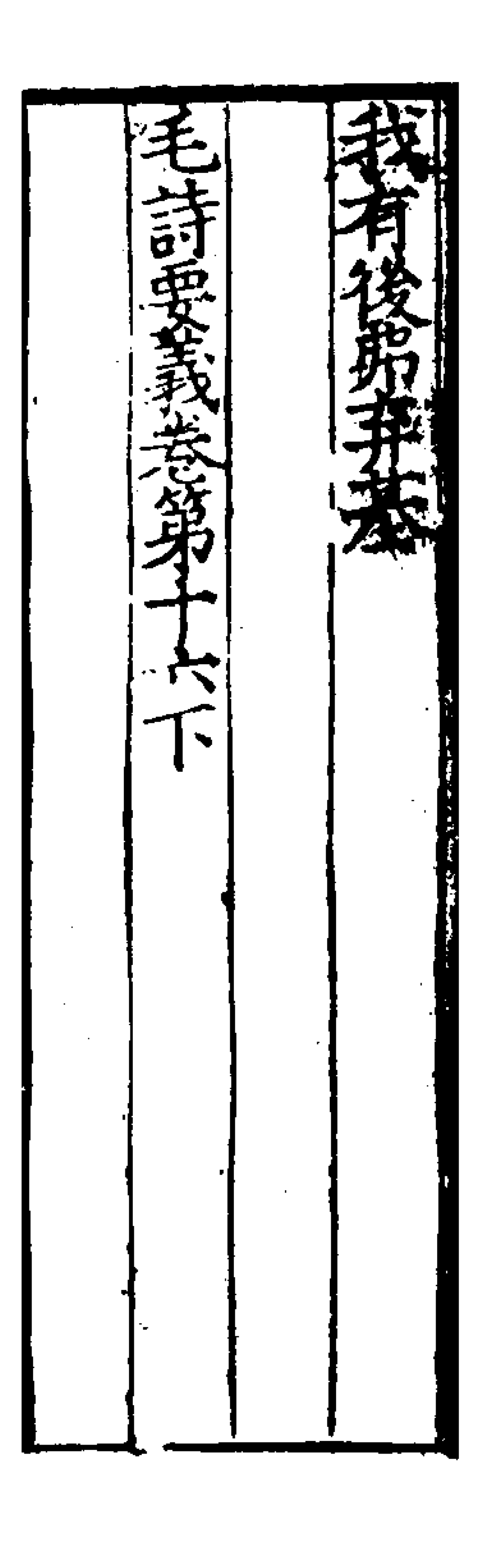
可以兼及文王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

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
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六九】武王成之謂伐紂詩注築成之鄭兩解
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
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
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
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
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占定本
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

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
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
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

【十四】武王詒孫順之謀以安翼敬之子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芑
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
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
事乎以之爲事故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
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


毛詩要義卷第十六下